

孤鴻

(戎曲集)

鴻 孤

集 曲 戲

1924

The Short Stories Magazine Series
 "The Lone Swan" and "The Peasa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四年三月初版

此書
 有者
 作權
 翻印
 必究

回(小說月報叢刊) 孤鴻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分售處	總發行所	印刷所	發行者	編輯者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上海	上海	上海	上海	上海
天津	天津	天津	天津	天津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北京
濟南	濟南	濟南	濟南	濟南
開封	開封	開封	開封	開封
西安	西安	西安	西安	西安
南京	南京	南京	南京	南京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杭州
長沙	長沙	長沙	長沙	長沙
漢口	漢口	漢口	漢口	漢口
廣州	廣州	廣州	廣州	廣州
香港	香港	香港	香港	香港
梧州	梧州	梧州	梧州	梧州
貴陽	貴陽	貴陽	貴陽	貴陽
重慶	重慶	重慶	重慶	重慶
成都	成都	成都	成都	成都
昆明	昆明	昆明	昆明	昆明
西安	西安	西安	西安	西安
蘭州	蘭州	蘭州	蘭州	蘭州
張家口	張家口	張家口	張家口	張家口

目次

孤鴻

顧一樵(一)

農家

朴園(四四)

孤鴻

顧一樵

劇中人物

李明權 出洋留學生，新回國。（年約二十六歲。）

李張氏 明權母。（年約五十歲。）

張疑夫 大學生，明權表弟。（年約二十四歲。）

崔婉音 女學生，明權未婚妻。（年約二十三歲。）

蘇麗珍 婉音同學，疑夫女友。（年約二十二歲。）

李升 李僕

崔婢

共男三人，女四人。

孤鴻

時間 初夏

地點 北京

第一幕

(李母及李明權在場) 上午 李家書房

母 明兒，你新近從外洋回來，一路上辛苦，還得養息養息，這兩天先歇幾天再出門吧！

李 是，這兩天我也覺得不大舒服……也不知爲什麼從昨天見了崔女士之後，就覺得一種說不出的難受……

母 這也沒有什麼奇怪——你們倆一向那樣要好，離開了那麼久，見面自然不免要傷心的……真運氣，前幾個月她生什麼腥紅痧，病得真利害，死去活來不知多少次……真是謝天謝地現在總算好了……

李 (搖頭) 怎麼好了麼我看這場大病好不了吧我不明白，她爲什麼早不告訴我！

母 明兒，你遠在外國，她那里會把這些事告訴你……不說別的——你每封信回來總問我身體怎樣，精神怎樣……我就有什麼不舒服，我還肯告訴你麼，我又那里忍得叫你在外洋耽心……她同你這麼好，怎樣體貼你，自然不會告訴你的……明兒，她那場病可真利害，我曉得了都着急得什麼似的……現在她病也好了，你也回來了……嚶呀，明兒呀，我眼巴巴等着你回來，夜長夢多直到現在你纔回來呀……

李 母親，我不明白她怎麼病後人都變成那樣了……(歎息)

母 你還不知道——她痧後結毒還生了一個大外症——開刀出膿直到上個禮拜纔收功……你不看見她面上有一個大疤，眼睛還差一點瞎了呢……

李 怪不得我昨天看見她都不大認得了……她什麼模樣兒都變了……我本來打算有一場歡喜……那里想到一看見她真是……難……受……真是說不出的難受……吓！怎麼她會病呢……怎麼她又生怎樣一個大外症呢……

母 她現在病也好了，你也不必傷心……我從前要替你結婚，你總推出洋回來再說，現在你們還是那樣要好，我就去檢一個好日子趁早辦喜事——明兒，我癡心要在你出洋以前替你辦喜事……早早早，還是挨到現在……

李 (憂思) 母親，我剛回來，又何必忙這些……

母 小姐也大了，你怎麼儘管……慢……儘管……慢……也對不起人家！

李 想起來正是早不應該耽擱人家的小姐……空守這麼幾年……

男僕上

僕 太太，張少爺來了。

母 快請進來。

僕下 張上

張 (向李母) 姑母，恭喜姑母，明哥回來了。

(向李) 明哥，我們真是好久不見面了。前晚在路上看見你，我都不認得了，那時候你正從火車上下來吧！

李 可不是真巧……一下火車就遇見你了！那同你一起的那位女士又是誰呀？

張 那是我一個女朋友，——Miss 蘇，她同你們那位 Miss 崔也是很要好的。

母 明兒，你看你表弟都有了女朋友了，現在時勢真開通了……好……你們表兄弟多談談，一起吃飯吧！

母下

張 明哥，你出洋多年，現在學成回國，真是可賀。聽說財政部交通部已經都來找

你幫忙……真是有了學問自然兩樣……聽說你這次得了一個什麼博士更是不容易了。

李 總算得了一個 Ph.D. 反正這些都是混來的，我去年不是請你搜集了許多中國材料做了一篇考據的論文麼……我拿去隨便繙成英文就得了……說老實話我還得重重謝你。

張 我那點東西算得什麼……明哥，崔女士你總見過了吧！大概不久就可以吃喜酒了吧。

李 別提這個，我們談些別的吧。

張 哈，你怎麼長怎樣大，外國回來了，還是像小時候那樣害羞你們倆是自由戀愛成功的，現在你回國了，她也畢業了，還不讓我早點吃喜酒麼？

李 吓！別提了……那個……你還不知道麼……想不到這幾年功夫，人都變得

那樣快（歎氣）

張 怎麼你現在有那一樣不稱心……要這樣長吁短歎！

李 你不知道她今年春天生了一場大病麼？

張 不差，我倒聽說過崔女士春天病得很利害，吃藥請醫生，病了兩個多月纔好的，病好了，聽說痧後結毒還生了一個大外症呢？

李 真是，我從沒有聽見過生這樣的大外症！結毒真是結得毒吓！

張 你們的感情真是濃厚極了，春天生了病，現在已經好了，事情過後，你還着急得什麼似的，你們這一對兒可是真好……這樣痛癢相關……

李 別說那些了……我這幾天不知怎麼總覺得不老好受的……

張 也許是初回中國，水土不服，隔兩天就會好的，明哥，你回來了還沒有到公園去過吧！今天天氣這樣好，我們下午可以一起去走走……

李 我母親倒囑咐我在家歇歇不要出門，我也不想去，改日再陪你吧。

張 這樣好的天氣，公園又離得不遠，散散步怕什麼……我回頭告訴我那個女
朋友讓她約崔女士也一同到公園，好不好麼？

李 (沉思)可是她也可以不必去找……吓！她病後大不如從前一樣，什麼都變
了……(歎息)

張 怎麼不聽說她早就已經好了麼……嗎，也許……她病後總要調理調理，這
本來不是一時可以復原的。

李 吓！什麼復原不復原，調理不調理，反正犯定了毛病，那里好得了！

張 你又何必着急，我前兩天還聽見我那個女朋友說崔女士現在病大好了，那
天在公園裏遇見的……病後公園裏散散步，呼吸點新鮮空氣倒是好的……
她們倆又是同學，我看就讓我那個女朋友去找一找她，她也許今天高興來，豈

不更好！

李 你儘說這些幹麼……你那個女朋友名字叫什麼……怎麼我又忘了……好像是姓蘇，是不是？

張 (點頭) 是姓蘇，名字叫麗珍，她就住在這裡附近……

李 (微笑) 麗珍兩個字是怎麼寫的？

張 就是「美麗」的「麗」，「珍寶」的「珍」……

李 這個名字真是好極了——聽見了這兩個字，真像看見了人一樣……「美麗」的「麗」，「珍寶」的「珍」……好極了……好極了……

張 (露羞慚容) 這不過隨便起的名字——那里又值得你去稱讚？

李 疑夫，哈哈，你現在也有女朋友了，何必她的名字都猜疑着不讓我說呢！

張 明權，你又何必開我的心呢……

李 嘿，看不出你倒有這樣一個女朋友！我看她相貌也好，舉止又大方，真是難得！
疑夫，你真好福氣呀！

張 你怎麼就想到這些上頭去。我們倆無非是朋友的交情，有空隨便談談……
李 隨便談談，你們的事情，大概談好了吧！

張 我們也不敢說什麼自由戀愛……不過我們近來的感情倒也不差，她性子很急……說着風就扯篷……一回兒這樣……一回兒就那樣……人家看她很莫明其妙，其實倒還直爽……學問麼……

李 祇要人長得漂亮，學問當然不用說了。

張 學問麼，也還將就……不過同崔女士比起來，那可差得遠了……崔女士功課可是真好，在學堂裏總是考在前幾名的……用功更不用說了，聽說她病還沒有好透，就趕著上學堂了……荒了兩個月課，畢業大考還考得很好……講

到性情那無論她那一個同學都知道……

李 怎麼你又說這些了……我聽了怪討厭的……疑夫呀，我總覺得我的女朋

友大不如你的女朋友好呀。

張 別說着玩兒了……你那個還不好麼？

李 吓……差多了，差多了……疑夫，你那位女朋友有機會你可別忘了替我們介紹介紹。

張 那麼回頭到公園去敘敘，不好麼？

李 也好……

張 (起立) 好好……好……我就找麗珍去，我讓她找了崔女士一同到公園就是了。

李 好好……可是千萬別……別……別去找她……她那樣不像樣，可千萬別

去找……

張（轉身走近門）不要緊，反正她到公園也是順路……崔女士也許高興到公園，亦不一定。

李升上（持信）

僕（遞信）這是崔家送來的信，說是要等一個回音，還有人在外面等着呢？

李 好吧——（向張）疑夫，你就坐我的汽車去吧！（向李升）李升，張少爺要出去一躺，快去預備汽車！

李升急急下

張（隨走向門口）不用……不用……

李母上

母 明兒，怎麼你不留着你表弟吃了飯去……

張 姑母，我出去一回兒就來的。

母 好……那麼就回來……我們等着你吃飯呢？

張下

母 明兒，這是那里來的信！

李 （恨恨狀）就是那里來的，真討厭！

母 原來是崔小姐那里來的……怎麼還不拆出來看？

李 母親呀！我真恨……還看什麼信？

母 明兒，你現在怎麼這樣會生氣。你到底這樣煩悶，有什麼心事呀？

李 母親，沒有什麼，我自己也不知道……

李升上

僕 少爺，回信寫好了麼？有人等着呢。